

太华山下的旷世情谊

顾炎武与王弘撰交往记事

人物



华阴市小渭村西村口王弘撰像。冯旭荣 摄

关中自古学者辈出，延至清初，人物繁盛，其思想学说影响天下，引起顾炎武注目。顾炎武，字宁人，世人尊称亭林先生。南直隶昆山人，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。梁启超先生说：“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……深信他不但是经师，而且是人师。”（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）他曾经四次入关，结交关中李因笃和王弘撰等学者。李因笃籍贯富平，乃清初关中诗坛主将。王弘撰，字无异，文修，号太华山史，又署鹿马山人。华阴人。他在程朱理学、金石、诗文、书画方面卓然大家，有“风骚云收霞催月上”之称誉，更是“关中声气之领袖”。

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顾炎武首次由山西入关，访王弘撰于华阴西岳庙南小堡内的待庵（即砥斋），遂与订交，两人一生的友谊就此展开。顾炎武与王弘撰具有相近的家世，其前辈都是明王朝的官宦，又都博学多才，精通经典，且有共同理想志向和深厚的故国情结。

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二月，顾炎武与王弘撰相约，同至北京昌平，谒天寿山及怀宗墓。怀宗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，甲申之变，自缢于北京煤山，怀宗是清廷为他所上的庙号。朱由检死后葬于思陵，地处十三陵之西南隅的鹿马山南麓。此行，顾炎武作有《谒阙宫文》和《二月十日有事于先皇帝撤官》诗。后一首诗中有“华阴有王生，伏哭碑床下。亮矣忠思情，咨嗟传宦者”句，“亮”，指忠正坦白之意；“宦者”指旧太监，据考证，原本这两句诗下有自注，云：“吕太监言，昔年王生弘撰来祭先帝，伏哭御座前甚哀。”这次入关，顾炎武“将筑山居老焉”，也就是说，将在这里安居以度晚年了。

这件事，顾炎武思谋已久，想在北京晋谒鹿马山的日子，与王弘撰有过深入交流，终于下定决心。顾炎武非常满意王弘撰安排入住太华山下“明善堂”的生活条件，安顿好后，作《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》，诗云：

重寻荒径一冲泥，谷口塘东路不迷。
万里河山人落落，三秦兵雨雨凄凄。
松阴旧翠长浮院，菊蕊初黄欲照畦。
自笑飘萍垂老客，独骑羸马上关西。

顾炎武十余年前到过太华山下造访王弘撰，这次是第二次见访，故曰“重寻”；因为王弘撰也是“以游为隐”，不常在关，所以，诗中引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之“三径就荒”之典。“冲泥”，雨中践泥而行。“谷口”，

东汉郑朴隐居处。“墙东”，隐者居宅，庾信《和乐仪同苦热诗》有“寂寥人事屏，还得隐墙东”诗句。“落落”，指王弘撰疏旷不吻合。此诗表现出称誉王弘撰和表述自己心情的主题。

顾炎武确定在太华山下定居，主要原因，他在给《与三侄书》里说“秦人慕经学，重处士，持清议，实与他省不同”，而且，“华阴结轶关、河之口，虽足不出户，而能见天下之人，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险，不过十里之遥；若志在四方，则一出关门，亦有建瓴之便”。秦地文化氛围好，尊重重道。这里的地理位置也好，不但“结轶关、河之口”，各路消息灵通，而且是“三秦要道，八省通衢”，出潼关，便至中原；越秦岭，南下江淮；出萧关，出至荒漠；西别大散关，路通西域。“一旦有警”，也能够立即入山避匿，有王弘撰在乱中入山八年得以保全的先例，再说，他“笃于朋友”，礼数周全，热情好客，还有李因笃、李颀等同道朋友，可以互相论学研讨。因之，顾炎武以为此地确实乃理想的“将筑山居老焉”之地。于是，是年秋，把原来放置在祁县戴廷斌为他所构之书堂的书箱，尽数搬至华阴。

先哲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。顾炎武之所以晚年决意定居太华山下，三个条件都具备，尤其是有王弘撰如此可以信赖的朋友。然而，顾炎武一生追索学问，颠簸路途，虽然安居太华山下，还是继续四处游历……

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十一月，顾炎武从山西入关，归太华山下。他与王弘撰重逢，格外亲切。二人朝夕相处一起论学的情形，王弘撰在《复汤荆岷侍讲》的信中写道：“弘撰以不才，又衰病侵寻，西归以来，益复愈甚。唯是与顾亭林先生朝夕同处，以古道相砥，优游山水之间，差足娱耳”。所谓“古道”，泛指古代的制度、学术、思想、风尚等，顾炎武著述的目的甚为明确，自谓：“所著之书，皆以拨乱反正，移风易俗，以驯致乎治平之用”（《亭林文集·与友人论学书》卷六）；在《初刻日记录自序》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：“其所欲明学术，正人心，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。”以此观之，顾炎武与王弘撰“以古道相砥”，就是探讨明道救世经世致用的学问，而绝不谈无益之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顾炎武“感四国之多虞，耻经生之寡术”（《亭林文集·天下郡国利病书序》卷六），他抱定“拯斯人于涂炭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此吾辈之任也。仁以为己任，死而后已”（《亭林文集·病起与蓟门当事书》卷三）的决心，以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矣”（《日知录·正始》）的责任与担当，展开他一生的治学与著述活动。这些，都是他与王弘撰“朝夕同处”所讨论的重大主题吧。

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正月初九，顾炎武卒于山西。彼时王弘撰正在江南游历，直至夏天才接到噩耗，他在《顾亭林徵君卒》里专门记载了此事。他“深以不获抚柩一哭为憾”，“涕下霑衿”（《山志》二集卷二），悲痛万分。

次年，王弘撰将“读易庐”更名为“顾庐”，以此寄托对顾炎武的哀思。李因笃在《题无异先生顾庐三首》的题辞中有载：“异先生初辑是庐，学《易》其中，因以顾之。顾亭林先生至华下，借居之。亭林先生既歿，山翁改署今名。”而后的几年间，王弘撰对顾炎武思念不已，过往的交谊历历在目，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，作《哭亭林先生六首》，字字带血，句句泣泪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友的思念和悲痛。

此后，王弘撰曾三过顾炎武墓，焚香浇酒，祭奠先生，并有诗作。《再过亭林先生墓下作》中诉说“三年客江南，两度抚君墓”。这次过顾炎武墓，当是在深秋季节，看见墓的四周秋花开放在萋萋野草中，先生长眠于此。王弘撰回忆起顾炎武与自己“明誓金石固”一般的“同心交”，“稽古启愚昧，敏求祛冥悟”，言说顾炎武对他在悟道与学问方面的启发与帮助，还提到他俩同谒鹿马山的往事。长歌当哭，一哭再哭以至于三。《过三亭林先生墓下作》，诗曰：

与君长别九年矣，白马来千里余。
独拜荒邱凄草草，更挥老泪问遗书。
为忆神期恒若否，莫将封碑比文园。
当年羊傅徒轻爵，何似龙门有外孙。

自从康熙十八年年底，王弘撰与顾炎武分别而出游江南，“与君长别九年矣”——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他时刻在思念着顾炎武，起首的这句诗初读如突兀而来，却是王弘撰深长深长的哀叹，饱含无限悲痛与生死两隔的无奈。迢迢千里，只为“独拜”顾炎武埋在荒草里的坟墓，末句“羊傅”指西晋的政治家羊祜，“龙门”指司马迁，外孙指杨恽，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载：“宣帝时，迁外孙平通侯恽恽祖述其书，遂宣布焉。”王弘撰的悼亡诗，诗句凄然，读之令人酸鼻。顾炎武在《广师》篇里说：“好学不倦，笃于朋友，吾不如王山史”，信然。

明代以来，天下士子多研习王阳明心学。经过南大吉等学者的努力推广，王阳明心学在关中开始兴盛，虽然至清初，心学已成余绪，但是，还有不少学者仍然崇尚心学，例如名震天下的李颀先生。而顾炎武始终坚持“格物致知”的程朱理学，与王弘撰有着共同的哲学与思想倾向。

王弘撰不但有诗怀念顾炎武，还把他写人自己的专著之中，列入《顾炎武》专篇记述（《山志》初集卷三），在短短的300余字里，以自己的认识与切身感受，不仅写出顾炎武之容貌气质与性格特征，亦高度评价了顾炎武之勤于学的精神以及其精深之学问、文章和著作，非挚友知音不能为此文，其情谊真是旷世罕见。 □白峰



胜迹

昨夜下了一场微微细雨，天亮时天气放晴。毗邻西安永宁门和南城墙的书院门文化街热闹起来。

这里拥有唐宝庆寺塔、关中书院、孔庙、于右任故居等历史遗存和著名的西安碑林博物馆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吸引力的文化打卡地。由于是星期天，游人特别多，来自不同地方、操着不同口音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沿着青石板路面进出两旁古香古色的店铺，精心挑选笔墨纸砚、书法绘画或民间工艺品。身着汉服的花季少女手执团扇，花钿粉面，裙袂飘逸，像一只只飞舞的蝴蝶穿梭于人群中。

西安师范附小和西安文理学院（关中书院）门前有不少人拍照留念，想把文化记忆长留在这光影里。经过预约，我多年的心愿终于得到满足，有机会走进西安文理学院校园，也就是当年的关中书院旧址。去赴赴一场和古圣先贤的对话，感悟“关学”精神的真谛和余韵。

书院大门采用四柱三开间牌坊形式，顶部双面坡琉璃屋面，石柱造型仿华表柱，中间门上额题



唐代鸳鸯水丞

鉴藏

水丞，又名水盂，还有水盛、水中丞等别名。文献记载，“丞”有辅佐之意，所以就把这种用来给砚池添水的辅助性工具称之为水丞。

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唐代鸳鸯水丞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它不仅“撞脸”隐形眼镜盒，就连鸳鸯尾巴都是爱心的形状，让人一见难忘。两只鸳鸯紧密相连相对而望，氛围温馨甜蜜。不用水的时候盖上鸳鸯盖，能够起到防晒洒

的作用，也便于携带，造型简约而不失精致，可见设计者的巧思。

中国式的书写、绘画离不开水。因为对水的需要，书房中的水器也格外受到重视，有偏爱水丞的收藏家更是将其称为“第五宝”。这件小小的水丞，不仅是书桌上的必需品，也彰显着主人的文化品味，蕴含着中国式的浪漫。 □国强

秦味

时逢清明假期，我带着孩子回老家祭祖，让父母享受一下短暂的天伦之乐，也想着回去的时候，自己能顺带回味一下家乡的美食趣闻。

我的家乡在渭南市合阳县，古称有莘国，位于关平原东北部，黄河西岸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，有着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发源地的美誉。合阳镇面被称为“古代最早方便面”，是当地的代表小吃，也是一种地理标志，更是合阳人在外时融入血液的念想，这种牵挂是一种特别的记忆。

其做法是按照荞麦面粉和小麦面粉3:1的比例

甃面

例，顺一个方向边加水边搅拌，搅拌成没有颗粒的糊状，舀一大勺面糊摊在很大的铁鏊上摊平整熟。吃的时候将烙好的面饼取出折好，用刀切成条，锅中水沸腾后将切好的面条放入水中煮半分钟（因为本身就是熟饼），再快速捞至碗中即可。

小时候，每逢街道过会，我就会缠着父母带我到街上吃甃面。走在街上远远就能望见醒目的横幅“坊镇甃面”。一口大锅、两张长桌，还有几条现在很少能见到的板凳，这基本上就是甃面摊的全部家当了。“悠悠万事，吃饭为大。”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乡情美味，不变的是家乡的味



道，是每个人舌尖上最美的乡愁。

多年来，不论多么响亮的品牌，影响多么广泛的饮食产业入驻家乡县城，都无法冲击甃面在人们心中的地位，它紧紧抓住了家乡人的味蕾。 □孟朋林

国色天香牡丹花

钩沉

每年春暖花开时节，唐代长安城都要举办花卉比赛，同时当场进行交易，牡丹当然是最主要的。凡品种新奇稀少，就会吸引更多人观赏而卖得高价。著名诗人白居易在《秦中吟》的最后一首《买花》中记述了当时长安城内牡丹花市上的情况，其中有“灼灼百朵红，戋戋五束素”之句。诗人柳浑也在诗中写道：“近来无奈牡丹何，数十钱来买一窠。”由此可知在唐代的牡丹价格是多么的惊人，一株牡丹竟卖到几万个铜钱，而当时的米价也不过每斗二三十个铜钱。

唐皇好佛，故寺院甚多，而许多寺院中都培育有特别出色的牡丹。

唐穆宗长庆三年（公元823年）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，当地开元寺僧人惠澄从长安运了几株牡丹在寺里栽种，四周围以栏杆隔人，唯恐损害花木，甚至找了张布帘当幕帐遮盖其上以遮阳防晒。这就有了白居易在《买花》诗中写的“上张帷幕庇，旁织绮罗护”。读书人徐凝在开元寺观赏了牡丹后又听说白居易将来参观，兴奋地在寺院的粉壁上写下了《题开元寺牡丹》一诗，盛赞牡丹“虚生芍药徒劳妒，羞杀玫瑰不敢开。惟有数苞红萼在，含芳只待有人来”。白居易到寺院赏花时，一闻此诗心情大悦，遂特别邀请徐凝到府中作客，品茗论道。

唐武宗会昌年间（公元841—846年），长安大慈恩寺院内有一牡丹两株，每次花开五六百朵，引得游人如织，络绎不绝。几个官员在寺内游览时连连摇头，不住叹息道：“世上所见的好花，怎么都是深淡紫色，怎么没有深红色的呢？”住持老和尚微笑道：“哪能没有？只是诸位没见过而已。”这几位官员在寺内留恋不去，夜宿寺内，四外寻觅，却怎么也没有找见深红色的牡丹。翌日晨，老和尚说：“看到诸位如此喜爱名花，不敢珍藏，但看后请勿告外人。”几人不断点头称是，老和尚方领其一幽静小院，院中央以柏木建了围栏，栏内有牡丹一株，朝阳下，深红色的数百朵大牡丹缀着点点晶莹的露珠，正在盛开，好似一团团火焰在升腾，这几位官员立马瞪直了眼睛，一直到天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一日，老和尚应邀与人在外喝茶时，被匆忙赶来的徒弟告知，红牡丹被人连根带土抢去，邀他喝茶的年轻人却满脸歉意地对他说：“听说您有名花，举家都想一观，不敢开口相求，只好用此

下策。我已在寺中留下白银三十两和佳茗二斤，聊作酬谢！”难怪诗人常建游览了破山寺后，在自己的诗作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中发出由衷的赞叹：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”

唐代诗人们在观赏牡丹时，见景生情，写下不少诗篇。诗人刘禹锡在他的《赏牡丹》中认为牡丹远胜芍药和美蓉，称赞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

清代末年，牡丹还被当作国花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有部由当红影星姜黎黎主演的电影《红牡丹》，其主题曲《牡丹之歌》称牡丹“百花丛中我最艳”“众香国里最壮观”。经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演唱后，曾传遍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。歌词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有人说你娇媚，娇媚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？有人说你富贵，谁知道你曾历贫寒？”“冰封大地的时候，你正孕育着生机一片；春风吹来的时候，你把美丽带给人间。”可谓道出了牡丹的真谛。也许正因如此，在1985年5月牡丹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花第二名。2019年7月15日，中国花卉协会发出《投票：我心中的国花》，向公众征求对中国国花的意向，牡丹以高达79.71%的得票率名列榜首，可谓实至名归。 □白来勤

